

柳河東全集

冊九

卷之三

七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一無廣州字○宗儒字

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爲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謂元和未嘗爲廣州節度使盧氏卒于永也其四月以安南都護趙昌然廣州刺史于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子厚作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爲刺史又必有所據○子厚諸啓不拘拘於四六聲律故其辭意蔚然沈著痛切近以選書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沈竄俟罪朝不圖夕伏

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

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

惕

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爲監察御史杜司空名黃裳

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

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

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不

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檀古雅切忘音望伏以

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

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

叩顙南望悽音婁○說文悽恭謹貌一曰勤也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

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

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

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

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

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匍音扶又音蒲匍音伏又蒲墨切○

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唐書憲宗即位蜀新定詔武元

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

伏匿嶺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茅坤曰中多奇峭沈鬱之旨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

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

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

求心於萬一者哉

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謂實宥也

相公以含

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捧

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

屏步丁切○含弘光大易

坤卦之辭屏營恐懼之貌

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

折脅臙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

誠大君子并容廣覽弃瑕錄用之道也

沫莫佩切臙音牝脅迄業

切○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使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人與師敗孟

明于穀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穀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

繆公遂伯西戎史記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曰齊

強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鄒陽書司馬喜臆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脅折

齒於魏卒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為應侯

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

戰汗交深屬助山切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元和六年四月以戶部侍

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即此時也在永州作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

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

外浪音郎○當州謂永州也李幼清即前所見李睦州也委曲謂書也伏惟尚書鶚立

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

南服上游猶言重地也見漢書項羽傳詩式是南服法式也凡海內奔走之士

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

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幢傳江切閬音浪○禮記季孫之母死曾子與子貢

弔焉闔人弗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注
修容更莊飾也轅門以車為門也幢麾也海中三山
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仙所居崑崙閬風二山名十
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風巔一角正西
北名玄圃臺一角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
正東名崑崙宮
所弃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獻
歆晝永宵興願為厮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
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
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
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宗儒履歷已具注前啓作之時日當先後

也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
韋臯鎮蜀以載為支使劉闢時為倉曹參軍
載為闢真贊略云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
良覲麟閣之中及臯卒闢擅總留務載亦在
幕中闢敗載素服請罪而崇文以其贊有行
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故其啓云中閑因緣
陷在危邦也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
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閒
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
矣幸甚幸甚左傳願以閒執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

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閒因緣陷在危邦

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房給

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

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向武粉切○漢書劉

並交戟之內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

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

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

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廣雅有大珠

上寸已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

氣則何望焉

諛一作謗○司馬遷答任少卿書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瞻望清

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

越不宣謹啓

一本無謹啓二字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李域未詳子厚集中有邕州李中丞

誌非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

所以振宣幽光激厲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

司馬遷書

其素所蓄積也

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

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獲休聲再舉府曹績

用茂著

至一作隸獲一作有

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

兇徒構災煽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而卓

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强暴以寧師人旣而不幸嬰

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

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帥三軍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真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一啟字在中丞下而無戚屬二字○

某啓

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也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二後卷

有其一子厚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爲其所部明矣子厚作崔簡墓誌卒在

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在前作按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云連帥

即此中丞也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

百長流驩州

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元和初爲連州刺史徙永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簡御

史按章具獄

坐流驪州 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

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

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

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

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

闇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懼交深

噢威遇切又音郁咻吁尤

切又音煦左傳作懊休○噢咻痛念之聲繩愆糾繆書罔命之辭

伏見崔簡兒女十

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

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賊賄卒無儲蓄

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

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

易音亦號平聲○簡餌五

石病瘍目亂

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

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

情輕黷

縲倫追切黷一本作瀆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啓

一無干廩食三字○此即前啓李中丞也

子厚謫永州故以廩食告之又當在前書之前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君不好士君一作若賙音周○列子見說符篇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惟己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慙

則固為貪凌苟冒人矣不慙一作無慙○穀梁傳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

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董生曰明明求財利

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

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逸無伎不可以

為工無貲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

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閭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

微音叫○待一作侍又轉作示○明伏惟覽子陽孟明求財利云云見董仲舒答武帝策

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

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詩控于大邦注控引也箋云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

諸侯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盧遵子厚之內弟也集有序送遵遊桂州

在元和四五年間當與此啓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

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
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奉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
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
以遺其細則功業先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
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
皆背去顛顛曠墊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
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
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
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
擇幸甚幸甚

感槩感其節槩也見漢書

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

家風周齊之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孝仁之譽高
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

述

注在二十四卷送內第盧遵序

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

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

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邪

老子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

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

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閤下者無忤於

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

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

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

子厚送遵序云以余

弃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

大多容賢者故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卽此意也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

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

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

天官謂吏部

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

一本止作言而

無實罪其敢逃

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五

以不將其口昔平

天宮

言對聖山有隱客在天宮將食以奉養用其志
大矣容覺有為樂而歡以今日之汎懷而不變其
終氣服不於余每正年矣人與余而懷其憂形於不
少焉限其畢於勤雖其畢而不入也矣
客而又鎮平其並出鄰高閣下之舉賢客樂好願
亦無射於會焉以宗元在茲林靜姑不與盡甘得願
計檢以文墨客故知事今依以閑外閣不與無計
以陳奏餘亦其有報者豈與客之無與以相
以采其樂限其對聖山而大矣樂以永年閑之亦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六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

唐史德輿字載之洛陽人四歲

能賦詩未冠以文稱諸儒聞德宗知其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故士多歸之厚上此啓年十八時作康海曰句法騷快氣而精工最爲啓中高作

槩閑適可見子厚少年文字便灑然出塵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筮俊造之末跡廁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聞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